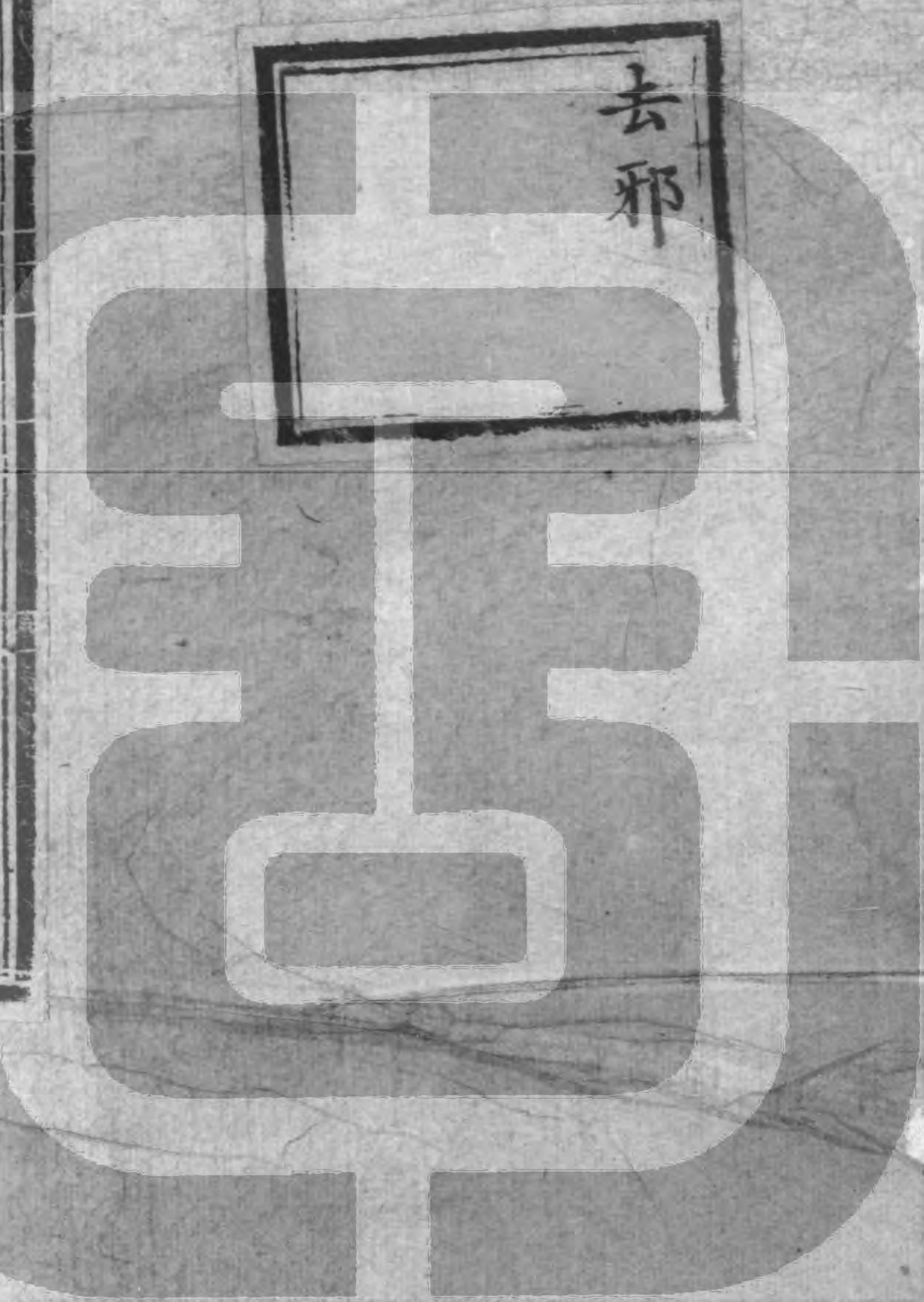


6244
:79

去邪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八十一
之一百八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

去邪

宋哲宗時監察御史龔夬彈章惇疏曰。切以宰相之任。代天理物。佐人主出令。苟非其人。害及天下。臣伏見左僕射章惇性質凶邪。敢為姦暴。今則罪狀顯著。天下共聞。臣特掇其大者言之。蓋舜之罪驩兜也。以其誣人罪。故放之崇山。號為凶人。按惇昨在元祐間。廢黜不用。及紹聖初。擢任元輔。不思竭忠以圖報稱。而乃陰懷私忿。專報仇怨。及其甚也。誣人以悖逆之罪。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天下忠臣。誼士憤悶。而不敢言。是以陰陽疢癘。凶飢相仍。皆有以致之也。乃者先帝大漸而惇不思社稷大計。輒進姦說。意在傾搖。此其為罪。死有餘貴矣。恭惟先皇帝委任輔弼。推誠不疑。度越前古。而惇乃肆為姦暴。以快私意。則負先帝也多矣。若其它姦賊。萬於人言。

紛紛於他人以為大惡。其於惇之身則罪尚為細。未易遽論。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密正刑典。

夫再論章惇疏曰。臣伏觀朝旨。下御史臺。根勘道路官吏。而次施行。外。臣謂管幹道路等官吏。信有罪矣。然全由山陵使司措置無術。以至於此。臣切見章惇奉使裁處。一行事務。唯是妄作威怒。致上下人情。怨咨無肯究心出力以奉上者。至鞏記之間。因泥雨過常。遂至墮陷。臣又聞昨來靈駕離汜水頓。其力士等。止給蒸餅四枚而已。自二十七日夜至二十九日天明。雖使不至泥。漚亦有飢乏。不能舉重。無惇既領使事。親見泥漚。自當從靈駕逐地措置。而自申未間。先到帳次。既聞靈駕過期不至。亦合前去照管。自至一更已來。方始往泥陷處。又無規畫。止用朽木薦動大昇輦。顯目前後高下不平。靈駕自來早入帷殿。百官朝脯入。臨官中亦當早。上食。是日悉皆廢闕。人皆

惶駭。不可具道。又元祐皇后扈從。不敢少去靈輦之側。而惇乃請歸。惇次。則是已不能竭力。又欲陷元祐宮於不義。其罪可勝言哉。臣謂道路應于官吏。已送有司施行。而惇為罪首。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夫又論章惇疏曰。臣伏聞今月初八日宣制。章惇落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依前官。知越州。命下之日。士論皆云。少慰而未快。按惇凶德暴著。人神共怒。今纔奉使失職而去。除罷政外。不聞概奪。雖朝廷優禮輔弼。以勸來者。然罪止於此。則人情不能無憾。蓋惇受先帝之厚眷。委信不疑。雖古君臣相與之盛。未之有也。義當虛心一意。旁求俊傑。以助聖治。而乃陰懷宿憤。專報恩讐。力引姦凶。並據要路。睚眦之怨。竄斥無餘。竊聞昔日丁謂執政。號為恣睢。然不過能陷寇準而已。紹聖四年之春。廟堂之論方一。於是國之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

臣。凡天下所謂賢者。不問存歿。並從貶斥。一日之間。布滿湖嶺。自宋有天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凶威震於海內。陛下之所親見。固不待臣言而後知。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天下忠臣誼士。為國家寒心者多矣。使惇之所為出於誠心。猶且不可。其於貶降之人。不廢私禮。但云獲罪於天。則是使人歸怨先帝。而快已之私意。罪不容於誅矣。今惇罷相。近同無罪而去。此公議之所以未平也。伏望聖慈。俯徇中外之情。遠正姦惡之罪。非獨臣之願。乃天下之所望於朝廷也。

御史中丞傅堯俞彈安燾疏曰。臣近見諫官臺。臣論列知樞密院事。安燾孝聲不聞等事。燾抗章避位。而陛下留之頗堅。臣竊以為陛下未之思也。衆人所言。臣不敢重煩天聽。臣有所見。不敢不以聞。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伏以安燾天資回僻。無大臣風操。自陛下聽政以來。

天下事可行即行。可改即改。惟以便民為務。固一歸於公議。而燾方執政柄。其可改者。未嘗奮然肯行。有迫於公議不得已而行者。行之未嘗肯盡。必留根柢。為異日可以翻移之計。如保甲及渠陽軍之類。是也。其多不可遍舉。專務謀身微福。未嘗有首公利杜稷之心。此皆無逃聖鑒。若陛下於清閒之宴。追記而詳察之。其議論事為。歷歷可見。久居機密。為害已深。今又顧慕以窺冀宰相。而方固留之。臣實未諭。陛下念燾久侍左右。聽其罷去。陛下終始之恩。已不貲矣。若欲決留。遂躋揆路。臣雖無狀。敢以死爭。臣無任懇激之至。

堯俞又論蔡確疏曰。臣竊聞知鄧州蔡確。近以怨誹上聞。陛下不忍加誅。降為光祿。分司南京。士大夫轉相慶抃。仰陛下全生育之恩。顧確之狂忿。豈足以塵燕太清。惟陛下盛德之光。益輝映於古今矣。然確之自絕於天。陛下既屈典刑矣。無足復道。臣獨念陛下克己敦

仁盡至公以臨下。有生之類莫不蒙被盛德而歌頌盛美。廼得此於確。雖聖度如天。莫可窺測。誠恐有不能平者。願陛下聽之。如蚊虻過耳。不使有纖微之忤。以干太和之氣。則天下幸甚。初確詩之傳議論之間。是非殆相半。蓋之以見確黨之盛矣。惟此不可不察。是固難逃神鑒。願陛下深思而留意焉。邪正之辨。定與不定。是此一舉。臣不勝區區之至。

貼黃風聞中書舍人彭汝礪緣蔡確事。亦嘗抗章論列。及其降黜。又不草制詞。外廷不知端倪。未敢彈奏。乞勸會若稍涉救解。不能與衆共疾。姦惡當明加黜責。苟無行遣。則是賞罰不明。無以鎮服天下。

堯俞又論蔡確疏曰。臣竊聞蔡確分司南京。尚帶左中散大夫。臣再三思之。其官既崇。又分司者。叙復皆有常法。陛下過屈典刑。雖深仁盛德。超絕古昔。然於是事。殊為未便。緣確之用。本無德望。徒以數興大獄。遂躋相位。纔罷政柄。怨誹已及君親。其憎疾善人。固可知矣。萬一復進。上必為解構之姦。下必有排陷之酷。臣謂宜投竄荒僻。使還路迂遠。而不可必。則善人安而小人革矣。如此。則向背之風。自然寢息。確之深狡。衆所共知。若不如是。其懷毒伺隙。殆無術以止其來。士大夫所以多觀望而持兩端者。以此。今天奪其魄。自為狂悖之語。以發露其心。不因此時去之。將貽後悔。願陛下奮然必行。斷在無惑。至其黨與。雖不可窮治。嘗取其尤親善者。併逐之。以懲邪慝。自昔斥大臣者。皆然。固可考而知也。臣無任懇款之至。

堯俞又奏曰。自古端人正士。誰不欲盡忠於人主。人主亦豈不欲聞盡忠之言。常患執政大臣離間於中。使明主之初心。遂移忠臣之雅懷。不盡以為痛恨爾。

時多有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決。侍御史蘇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遶。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特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

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一召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亭。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摘。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甚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亭之說遂已。

時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強發人居室。人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常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二。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為欺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願重立。降責以肅百官。撤具。章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

師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

蔡確為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監察御史王巖叟言。陛下之喜。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諛賊狼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逆。簾前爭夜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闈。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徽宗即停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疏曰。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據宸略。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為翰林學士。師錫又言。京與

弟七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趨矣。結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賢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婦為我慶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却。諛避真。可為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殿中侍御史龔夬乞示好惡。明忠邪。疏曰。臣聞好惡未明。入廷所驚。忠邪未判。衆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擊政。日新遠邇。所驚及彼。命詣關。又聞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既破。則彼將早夜為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遙於事。而以來自入。或

中執邪說以拒正論。或妄稱禍亂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一人主或巧事貴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可盡舉。其要則欲變亂是非。渾殺曲直。以疑誤朝廷。將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而已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為機變。則必墮姦人之術內。若然。則天下之治。殆未可知也。故必在朝廷洞判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忍。則言大政。恭惟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顛治。臣昔蒙賜對。親被聖訓。勿為阿附。以期自守。今臣不言。則為上負厚恩。下廢所守。朋姦罔上。自取犯義之罪。惟陛下深察臣言。以示好惡。以明忠邪。而賜降多士。使遠近皆知進賢退姦之意。將見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夫又彈蔡京疏曰。臣伏觀朝廷罷黜方天若事。命下之日。士論忻怍。蓋天若之凶邪。人情共惡。眾見其已廢。復用。竊疑之。忽聞新命。天若與望。然臣切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自天若為布衣。收實門下。願其傾險。以為腹心。蹤跡詭秘。未可遽論。而其稍可見者。昨因周種與天若私論鄒浩事。種以為難。天若非之。遂以語京。京遽以聞。由是種等得罪。自爾附會之人。肆為攻訐。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且浩之言事。既為眾所取。而京職在獻替。自當採摭公言。聞於朝廷。請貸其罪。既不能然。反與天若互為表裏。力肆傾陷。以快私意。蓋種初與京善。其後稍異。故私欲報之。臣竊謂京之為人。嘗如此。今乃職據要近。寇於從官。此忠邪之所未判。清論之所未平也。按京外寬內深。邪諂以合小人之情。今其黨與助為遊說。欲掩其罪。最為難察。臣驟蒙朝廷擢居言路。聞於輿議。參考得實。不敢循默。以避怨謗。伏望朝廷洞察京之姦邪。不可尚留左右。早賜斥逐。以慰中外天下之望。不勝幸甚。

夫又論蔡京疏曰。臣近輪奏蔡京事。雖得於風聞。未究實狀。然訪之

外議。人人皆同。久而彌彰。按京之傾邪。與卞不殊。臣今所言。為兆而已。然已見其難行。若朝廷國史大典。欲使成書。非臣所預。而臣特論其人物邪正。不可先差擾。數日而辨。及詔聖講復免役。復預討論。又昨卞在朝。與京表裏相濟。而今或謂趨向不同。此尤可怪。蓋其為人。反復趨利。頗為難察。復善權數。以傾陷言官。自頃議者。敢有論列。即被排逐。此天下之所共知也。一起狂獄。誣陷非辜。其事不一。伏望聖慈。博加採訪。以辨忠邪。天下幸甚。

夫又論三省不疾速進呈言。蔡京章疏狀曰。臣自今夏以來。彈奏蔡京姦惡。更涉寒暑。章疏累上。又聞臺諫。臣寮相繼。各有彈劾文字。今蒙陛下洞察其情。以章付外。而三省大臣。或陰相交結。或私懷畏避。並不疾速進呈。取旨請降。使國之典刑。幾廢不用。外議訕訕。不可具述。伏望聖慈。特賜詔問。三省顧望之意。仍乞以臣前後所奏。速賜施行。

夫又彈蔡京疏曰。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蔡京。性資凶邪。心術傾險。多罪著聞。中外譁沸。而况私交官省之臣。密伺人主動靜。與古姦臣異世同惡。今朝廷寵以秘殿之華。資付以咸秦之方面。尚敢不體至恩。儼然自肆。遽請祠宮。情涉怨望。人臣凶橫。有至於此。理無可恕。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檢臣前後所奏施行。

貼黃。臣自夏以來。累具彈奏。蔡京姦惡。兼前後臣寮。皆有彈劾。今來京以無罪而去。則是朝廷全廢典刑。未唯士論未快。而使天下姦惡。無所忌憚。非國之福。伏望聖慈。詳酌。速賜施行。

夫又論蔡京疏曰。臣勅會蔡京姦惡。不可具述。除前後彈奏外。伏觀先朝降旨於資善堂。書寫五朝寶訓。所降旨。極止。令差使臣二人。而京却請乞殿閣內臣一員。又差入內供奉官等二人。

後來朝旨已罷所指差文臣。而所差內臣不罷。蓋京自來密交
近侍之臣。使之刺探起居。為臣之姦。無大於此。京以侍從之責。
而於內臣。雖高品黃門之類。無不曲加禮敬。甲汗庸塔。不可具
道。素喜翰墨。好施予。無問高下。多以書禮問遺。結其驩心。積有
年矣。茲事中外之所共聞。大為清論所鄙。而京不顧廉恥。安而
行之。尤善秘其迹。故議者不能斥論。然臣有說於此。按京姦邪
陰險。衆所同惡。而左右之臣。輒有譽其所長。諱其所短者。則其
交結無疑。不必得其迹而後可知也。又京之後。每揚言於人云。
彼善結宮貴之歡。外庭論議。必不能動。蓋自恃左右之助。以恐
動言者。茲尤可鄙。今雖聞已補外。而不緣罪去。輿論甚鬱。伏望
聖慈。特降旨。檢會臣累奏前後。臣寮所上章疏。及今來事理。
重行賤覽。以為天下後世戒。此之戒。

又論蔡京疏曰。臣近嘗具奏言文及甫書。及究問所獄事。今聞陳
瓘辭免。恩命文字。所言蔡京罪惡數內一事。京親寫奏劄。乞誅
滅劉摯等宗族。賴哲宗仁聖。不行其請。臣竊惟哲宗皇帝臨御
天下。十有六年。自即位以來。赦過宥罪。與民更始。向有朝士之
子。語言不順。有司用法。將寘極典。而哲宗親為辨明。貸其罪。一
方水旱。憂形玉色。遣使顧恤。倒廩而舖之。然則聖德深厚。寬仁
愛人。得於天縱。而京以私忿。輒欲族滅無辜。以希進取。又欲厚
誣宣仁聖烈。以合博卞之意。是故上天譴告。沉陰不解。星度尤
異。既而先帝感悟。竟從寬貸。天下方且仰頌聖明。美并萬口。而
京輒自有平反之功。使人歸怨於上。此天下忠臣義士所以含
憤扼腕而不能自已也。臣前後所言京事。獨患不得其跡。今陳
瓘所言如此。則是京自有所上文字事狀。甚著。始則上誣宣仁

終則歸咎先帝。人臣之惡。有甚於此者乎。若確所論謬妄失實。則朝廷自當重行貶逐。以戒狂誕。而臣愚承誤。敢復論奏。亦當與確同責。若其言不妄。豈得以無罪而去。朝廷之論。必當居一於此。臣以上殿劄子。恐不能盡所欲言。須至先具奏陳。伏望聖慈詳酌。檢會臣寮前後所奏。速賜施行。

夫又奏乞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狀曰。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脩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欲族滅而後已。此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及甫之言。究問之獄。不意姦事。出於朝廷。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擁佑先帝。懷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運聖德。彌綸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斥逐。

敢欺罔朝拜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爾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詢懼。以至孽出西方。謹告甚著。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冤。沈寃為癘。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秘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蔽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正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夫又彈蔡卞疏曰。臣聞為國之要。必辨忠邪。忠邪既分。當明黜陟。臣伏見尚書左丞蔡卞。操心深險。賦性陰邪。始緣阿附。權臣致位二府。既而漸盜威福。中分國柄。暴怨宿仇。陰加報復。不附己者。棄之無餘。

止緣為王安石之婿妄謂盡傳安石之學以欺惑朝廷於是一時嗜利之人翕然附之以助成其說使天下不覩是非之實恭惟先皇帝體貌大臣極於恩禮而卞之事君如此則不忠之罪大矣彼既不忠於先皇帝豈能忠於陛下今乃尚居二府參預樞政是以清議沸騰中外一口伏望聖慈察其姦邪斷自宸衷特行罷黜以慰天下之望

夫又論蔡卞疏曰臣近嘗論奏尚書左丞蔡卞姦邪不可尚留二府未蒙付外施行中外之情殊為未允臣謹按卞重乎上不忠衆所共惡而懷姦深阻最為難知頃在先朝受國厚恩不思補報專為邪說迷誤朝廷凡天下公論之所同者反指以為流俗使正人端士不容於朝前則有陳次升因事被逐後則有鄒浩以言何罪皆竄之變荒朝於必死由是言事之臣競為阿附中外士庶孰敢吐氣雖同時執政亦預是事而皆由卞發之為力居多恭惟先皇上帝聰明神聖比德祖宗臣頃以凡庸謏蒙賜對隨事獻言無不開納臣又風聞前此憲臣進諫其言苦切先帝容其諫直御坐為起然則聖德之盛雖自古納諫之主方之蔑矣卞為大臣不務將順聖意而乃務為邪說以便其私則其不忠之罪可勝道哉陛下聖度優容未忍加罪而彼不忠於先朝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聖慈察臣言之懇惻採輿議之至公特賜施行以慰士論天下幸甚

夫又論蔡卞疏曰臣伏聞蔡卞落職提舉宮觀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恭仰聖斷孰不忻躍然臣竊見蔡京與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播於民間諠號二蔡又曰大蔡小蔡者是也而議者患其無跡可考不敢斥論蓋未深思耳臣按君子為善小人為惡若其跡暴於天下者皆非善惡之至也苟蔡其極二俱無迹房杜姚宋成貞觀開元之治考其施設殊不聞於後世又况穆高臯陶之感宜乎人無能名焉惟惡亦然昔人嘗論少正卯盜

距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割人充膳。則盜跖為甚。荅者曰。為惡彰
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是故正卯一國之聞人。而仲尼戮之者。
蓋察其無跡之惡耳。夫是之謂聖人。按京服讒。瘦慝。外寬內深。與其第卡
陽謀陰合。密參國論。附麗者亟躋顯要。異議者立見排逐。迷誤朝廷。誣害
忠良。多出其謀。而身不在二府。故跡不暴著。是姦邪之尤者。非陛下之睿
聖。何以破此無跡之姦。是以天下忠義之臣。方正之士。願顯然日有望於
英斷。臣以愚陋。實有言責。既聞輿議如此。不敢私畏強禦。苟避禍患。故輒
陳其一二。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以慰天下之望。

點黃。臣按民謠云。一蔡二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云。
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竊謂民至愚而神。其
不可欺如此。

夫又上疏曰。臣聞牧羊者不去敗羶。則羊不善養。穀者不鋤莠。則

穀不植。聖人之治。以去邪勿疑為深訓。容姦納邪。雖堯舜之君不能
成政。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宵旰求治。然尚疑於去邪。欲望政成。是
猶却行而求前也。臣謹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
府蔡卞。姦詐狠愎。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害甚大。卞雖去位。尚竊峻
職。玷名邦。京儼然在職。謂朝廷無識其姦。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覲
大用。中外見陛下容忍留京。咸謂果有大用京之意。諫官御史自四
月以後。彈奏京罪。並未蒙施行。今京內侍郝隨。劉佶。董為之。頰舌外
結。宗回。宗良等為之肘腋。以成自安之計。使京果賢無覲位之心。知
臺諫論列如此。豈不引嫌。略為去就。乃敢傲慢自若。不顧公議。曾何
面顏。况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若果大用。必須妄作。變亂國政。天下
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隳矣。自京卞在朝。援引天下之士。居
要塗。躐美官者。何啻數百人。皆死黨附麗。若更大用。則貪爵祿。無執

標之後。盡附之矣。其不附者。京必以惡名加之。不誅則廢。當是之時。京下之門。政令所從出。陛下孤矣。雖欲去之。不可得也。臣以謂京之敢爾者。緣陛下去不。不早。既去。又不能正典刑。以明罪惡。京以此窺陛下。故敢愚弄朝廷。玩侮國章。陛下作新初政。而姦人窺伺如此。臣恐天下有識之人。豪傑之士。皆解體矣。伏望聖慈。特降前後臺諫。劾蔡京蔡卞文字。速賜施行。

夫又論章惇疏曰。臣伏觀本朝法刑寬平。過於歷代。民之所欲者。因而循之。民之所病者。革而化之。祖宗德澤。所以入人深。而海內乂安。民氣和樂。建隆初。編勅四卷。百有六條。太平興國中。增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條。及其煩亂。可為勅者二百八十有六條。總十二卷。當時使其簡易。大中祥符七年。又增至二百卷。十二百七十四條。至天聖中。有司言勅復增至六十餘條。命官剛

是仁宗皇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儻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仁宗然之。於是下詔中外。使言勅之得失。由是觀之。朝廷之法。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何常之有。神宗皇帝窮天下之至神。詰聖人之妙道。其緒餘為法於天下。新於熙寧。成於元豐。及其久也。如天四時。春夏雖仁。不可常行。秋冬代之。秋冬雖義。不可常用。春夏更之。元祐上封事者。言法度於民不便。因而更張之。如太宗之於太祖。章聖之於太宗。仁宗之於真廟。神考之於仁英。朝刪法度。務從民便。所以垂簾九年。朝廷無事。夷夏又安。哲宗皇帝親政。召章惇為宰相。不能以道事君。用羣小合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王曾所謂儻人惑上之言也。惇以光等變亂神考法度。不足為深罪。又編類

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謂之訕上。謂之指斥。臣觀書見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紂。丹朱堯不肖子。紂商之無道君。禹以堯不肖子戒舜。周公以商無道君戒成王。亦可謂之訕上矣。亦可謂之指斥矣。博又以章疏語言不足為大惡。乃持文及角而怨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為不軌。無狀可按。無迹可尋。無證佐可明。博一切以意為之。臣聞童獻時。程琳上武后臨朝圖終仁祖世為將相。光等有程琳之事乎。博輒誣光等為不軌。是誠何心哉。永興軍流入上寇。準變事。呂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耳。宜勿治。益徙之遠方。元祐間。有曾告光等變者乎。今輒誣光等為不軌。是誠何心哉。徐鉉於江南錄云。東齊丘將圖不軌。太宗皇帝覽書。謂左右曰。齊丘盡節於李氏。鉉以私憾加誣。豈得為直筆乎。齊丘江南李氏之臣。鉉以不軌之罪加之。太宗猶惡焉。况博輒誣本朝忠賢。因馬光等謀廢立為不軌。陛下可優容之乎。臣謹按博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怒博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博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伏乞睿斷。早賜施行。

天觀三年。何執中為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手。執中黃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遠得之。經體贊。亮。是猶以查員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御天中丞石公弼上奏曰。臣伏親近。降指揮內東門司。自今後。應使

臣醫官等並不得將帶經火製煉毒藥。如伏火硫磺朱砂之類。入會通門入內。許諸色人陳告酬賞。臣有以見陛下造道深妙。聖慮獨高。凡挾方技進者。所不能欺也。蓋丹藥出於方士之說。事不經見。率是誑誕。允人尚當審謹。豈可供進宮禁。固宜重為關防。以審察妄之源。臣愚以為皇城諸門。禁令尤不可不嚴。亦宜此施行。如臣寮以此陳獻。或援引製煉之人。亦乞立法止絕。所有見今燒製道士。挾持惑眾。臣訪聞稍稍招權作過。修葺葆真宮。約費銀十二萬餘貫。今既不用其術。臣以為其人不宜留置京師。欲乞特降旨。令去師名。押歸本貫。葆真宮修造。如可減節。即乞減節施行。

四年。尋再見侍御史毛注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當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

不列為坊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讖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

洪彥昇為殿中侍御史。任言責。閱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

政和中。尚書右丞許翰上奏曰。今日承中書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盛章落職。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襄州居住。何訢落職。差提舉亳州明道宮本處居住者。按章姦慝之迹。久已不逃。聖鑒幸蒙陛下天地

經容。淵濯獎。莫收其報。而章之免險。根于天資。孤負明恩。終不思
章。顯謫既行。公議交慶。然臣尚有所未喻者。襄陽乃章墓墳之國。章
於州城。比營大第。雲屋潭潭。甲於諸路。功役資費。不出其家。使以威
聲氣焰。劫使郡縣。侵牟百姓。騷動一方。至今冤痛之音未絕也。而又
使以其身往彼。其貪忍之資。不待親執州權。民必重被其患。襄陽之
人。亦何負哉。今何訢坐與交通。已徙它州。而盛章重有姦邪。倨傲不
恭之罪。乃獨歸安其第。均為斥逐。重輕不倫。且使為人臣者。姦慝未
彰。則要職美官。揚厲於公朝。罪惡既暴。則負祠厚祿。優游於私室。小
人夫亦何憚而不為。此雖一盛章之休戚。何足以言。而繫廷臣之勸
沮。不得不慮。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謹錄奏聞。

宣和元年。翰為七書舍人。又上奏曰。右臣今日承中書省兵房送
到詞頭一道。為趙畿化諭夷人。并趙隆趙吉頓習禮義等。各特與轉

言事。臣聞大而化之者。聖人之事也。是以聖王在上。則詩無諸侯之
風。盛德所格。殊俗惟新。泣邊蠻夷。曠然服化。此皆陛下神明威武之
所感移。不得不爾。一趙畿者何人。乃敢以為己力。臣竊觀畿所申狀。
輒言以副知郡丁寧教戒之心。又有自知郡到任。除去夷風等語。使
人誠有此意。而畿恬有其言。以聞朝廷。則是不專歸德於上。臣禮不
恭。使人本無此意。而畿誅使之言。則是便文為姦。欺罔朝廷。罪益大
矣。二者無一可。夫人君體道以兼容。人臣守法而盡察。古之義也。今
朝廷示以德信。寬其奏。則損一官而與之。其事至微。然臣竊恐變峽
一路。靡然效畿。所為謂國賞之可徵。忘天功之難僭。則陶化殊俗之
美。不在陛下。而在守臣。此非所以闡四夷。載史冊也。非諸侯無風之
義也。是以不可不論。且使今日畿已受賞。則它日身至朝廷。必將援
以為功。干祈擢用。叨取恩榮。人臣不得而追論矣。至此則四方聞之。

必有動心者。長鄙俗之風。害謹信之化。所慮豈止夔峽一路而已。其消易防。其萌易折。誠使幾微必察。自然國體皆正。除趙隆等轉官。臣已草詞外。所有趙畿轉官詞頭。未敢具草。

宣和中。殿中侍御史許景衡論嚴重賞宣撫河東。疏曰。臣聞天下之事。言之未然。則若狂率而無根。言之已然。則又緩後而無及矣。近者中外喧傳。皆言朝廷將起童貫宣撫河東。若果無此議。則是傳者之妄。而臣有採聽不審之罪。若果有此議。則臣願言之於未然也。謹案貫頃在陝西。專務誑誕。以為事功。貪緣軍須。攘竊邊計。重以賄賂。至十萬億。奏功第賞。皆由請屬。胥吏厮僕。皆位侯伯。狎昵士卒。隳壞軍政。此皆陛下所洞知。固不待臣之縷數者也。前日燕山之役。不能上遵宸畫。漫無紀律。存至敗衄。徘徊境上。師老氣索。遂使遠夷小醜。妄為已功。邀求無厭。傷感倍費。貫之誤國。豈不灼然。臣昨論列劉延慶

不當量移事。親奉德音。以為皆由宣撫司號令不一。以致白溝之敗。為其引年謝事。故議者不復及之。今若起自廢閣。重領兵柄。則不獨誑誕貪墨。有甚於前日也。且貫既無功於河朔。尚能有為於河東乎。方其壯時。罪惡固已貫盈。今老且病矣。尚能革心自新乎。古者國有大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陛下命將興師。以靖疆場。此政事之大者。亦當謀之衆人乎。士民駭惑。論議紛然。夫豈妄意以為不可哉。誠見其已試而無效也。臣累被聖訓。彈擊官邪。母憚大吏。然則今之官邪。亦有甚於貫者乎。今之為吏。亦有大於貫者乎。故敢昧死獻先甲之言。庶幾不貽朝廷後日之悔也。伏望睿斷。亟罷所以命貫者。別謀良帥。以濟萬全之舉。實天下之幸。

景衡又奏核劉喜張士英強勸人投軍劄子曰。臣訪聞開封府祥符縣百姓朱謹。被京西同巡檢司兵士劉喜等四人擒拽。強令投軍。朱謹

不從。而四人雜毀之。既而巡檢張士英仍令執縛拷掠至累百。且誣以掌買賊人衣物。於是刺隸軍籍其母阿王訴其事。而祥符縣推治證佐甚明。臣竊惟招軍著令。一切取人情願。昨者有司奉行失指。市井騷然。陛下嘗賜戒飭矣。故近日不開招刺之擾。今阿王年六十九歲。未謹無兼侍。此正母子相為命者。豈樂應募充軍哉。而張士英乃敢違法蓋榜而強制之。其困虐無告亦甚矣。近在赤邑耳目所及。若不懲誡。則四方之遠。慢令之吏。可勝治耶。臣愚伏望睿斷。特賜施行。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竊以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墮。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人君賴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為可信。患聞知之不傳也。故聽以風聞事。雖有不實。聞無不言。乃言者之職。故未嘗加罪也。至若挾情

肆誣。務快私忿。欺罔聖聽。排陷善類。耳目如是。元首何賴焉。御史中丞趙挺之疏。王古陰與胥吏為姦。臣兩上封章。乞明治罪狀。未蒙朝廷施行。古與挺之等四人同治放欠所。若以古一人獨與胥吏為姦。務在放官欠。三人何為允從。三人者既已允從。則必同書奏議。何獨挺之一人。退有後言。知而不言。則是容姦。容而為請。則是同姦。又云。古欲盡傾天下之財。且天下之財。雖隸戶部。古為計貳。操何權術。乃敢盡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惠。古與挺之等執奏。以礙官本者。未敢盡放。蒙朝廷以陛下登極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天下之財也。若以私意能盡傾天下之財。則挺之三人者亦預焉。何獨指古而言之也。臣訪聞挺之與古昔在國子監日。論事類嘗不合。屢見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官事私讐。與小人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曷不思御史中丞天下風憲之地。糾正官邪。

開闢公道。乃敢挾情肆誣。務快私忿。萬一悞陛下。聽擇姦計。得行。浸
淫不已。善類引去。朝廷一空。蓋爵祿者。止能砥礪鈍頑之人。不能寵
奪富貴。安貧賤。有道之士。古人去就。豈為爵祿而已。正以觀朝廷忠
邪之判。如是無罪而去。有罪而留。刑賞混濫。天下治亂。自此分矣。比
聞在言職者。不以職之得失。暗遷易者。數人。王觀。豐稷。張舜民。賈易
朱紱。張庭堅等是也。以為遷則無功。以為謫則無過。功過不明。去就
不白。何以養君子之直氣。何以沮小人之姦心。陛下遭此機會。正宜
清心遠覽。明判忠邪。攬威福之柄。以馭天下。無使移於人臣之手。而
為姦人快怨。菁菁不剪。蔓蔓奈何。不可不察也。

徽宗時。諫議大夫陳次升奏。強曾布疏曰。臣竊以正而不撓。乃可以
任天下之重。公而不私。然後服天下之心。苟為反是。曷副具瞻。伏見
右僕射曾布。性稟姦邪。心懷凶險。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

開邊隙。費財用。如糞壤。輕人命。如草芥。今獨歸罪章惇。未知布之所
職何事。王毀積中。則誰之過。陛下矜容曲貸。仍有進擢。荷天地不貲之
恩。臣子之心。義當如何。而布不圖補報。惟務徇私。自登宰席。獨擅國
權。輕視同寮。威福由己。進板親故。羅列京局。以為耳目。任用門人。寘
之臺諫。以為腹心。不以人材為國用。惟以爵賞為私恩。所親者進。所
疎者退。愛之者則留京師。惡之者則令補外。書疾比德。詩刺不平。其
布之謂乎。布既以此自任。其子弟亦甚。結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且
附掖既久。必賊本心。私家既盛。必危公室。古人以為戒。陛下其可不
念之。兼布在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遂申請乞用王安石日錄。修神
宗皇帝國史。致史官觀望。變亂事實。多譽安石之善。掩蔽神考之美。
近者諫官論列。陛下已令省詳。經涉春冬。未見行遣。訪聞布欲自掩
其過。又欲為史官之地。恐芻蕘葉濤。例皆得罪。是以稽緩。未肯達呈。

專擅如此。頗駭群聽。况布之登用。方且彌月。凶威氣燄。薰炙中外。若更遷延日久。盤根固基。必貽國患。其將奈何。易著履霜堅冰。詩戒姚蟲維鳥。辨之於早。正在今日。伏望聖慈。特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以為杜稷無窮之計。

次升又上疏曰。臣伏見右僕射曾布。姦凶擅國。臣已具詳疏。還而思之。專執移易臺諫官一事。頗為寒心。夙夜不皇。頃至再瀆天聽。竊以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天子耳目之官。朝廷委寄之權。最為親切。選任除授。繫國重輕。祖宗以來。每有差除。執政不得干預。豈敢專擅進退之者乎。况君者制命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者也。君唱臣和。則名分乃正。臣強上陵。則主威不立。今布之所忌。則移之。布之所親。則用之。去取惟已。不出聖意。進彼退此。易於反掌。作福作威。莫大乎是。尚賴宗廟之威靈。陛下之神聖。照見底裏。比因人言。即行改命。而布猶偃然當國。不愧乎人。揚揚自若。曾匪引咎。豈惟不之以儆。荆石辟。表正四方。而凶悍之心已明。跋扈之萌可見。今日不圖於始。異日難制其終。國家安危之基。實在於此。舉伏望聖慈。斷而行之。特正布罪。以儆有位。天下之幸。

次升又上疏曰。臣竊以避親之法。著于甲令。有官守者。悉皆遵。而况貴近臣乎。今曾布曾肇。乃親兄弟也。布為右僕射。肇為翰林學士。不行迴避。豈得為允。蓋宰相任天下之重。握威福之柄。而行命令者也。翰林學士。職親地近。朝廷命令。皆所自出。苟不中度。理當執議。捨親而議之。則傷私恩。以親而不言。則害公議。祖宗所以立避親之法。蓋謂此也。陛下當持盈守成之時。宜守而勿失。以為太平基業。在稷無疆之福也。伏望聖慈。特令迴避。以遵祖宗之法。

次升又奏彈蔡京疏曰。臣伏見蔡京姦邪凶險。陰害善良。呼及群小。

交通內外。臣寮章疏累上。朝廷已罷京翰林承旨。與議以謂京之過
惡甚多。而交結近習之罪最大。安可以赦。今猶寵之以端殿之職。委
之以帥府之權。顯是失刑。頃至彈奏者。謹按京職居翰長。身為從官。
委蛇經帳。日侍清光。可謂貴臣矣。而乃卑恭屈已。親昵閹宦。或以貨
財相結。或以書劄往來。污辱縉紳。清議所鄙。京揚揚然有自得之色。
原其設心。豈徒然哉。實欲令其伺陛下之起居。漏宮禁之事。而又使
之周旋庇蓋。前日與章惇蔡卞相濟之惡。虛稱其美。以僥倖進用。陛
下既察見底裏。議罪如彼其輕。何足以厭天下之公議。况宮禁之中。
自古以來。漏泄之法。極為嚴密。所以防姦人之窺伺。慮患生於不測。
今京交通如此。禁中之事。必無不知。苟有姦謀。何所為而不可。思患
豫防。古人所戒。伏望聖慈。原京之罪。重行貶黜。以警官邪。以清宮禁。
以為國家社稷之福。不勝幸甚。

次升又上疏曰。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蔡京凶邪肆害。
罪狀著聞。中外交通。蹤跡可驗。言章屢上。天鑒難逃。宜鳴鼓而顯攻。
彰大佞之已辨。陛下特優禁從。未即譴訶。昇之以端殿之華。付之以
帥權之重。詔命初下。物論尤喧。謂姦惡之免誅。有典刑而何賴。臣聞
斯議。嘗具奏彈。今已彌旬。未蒙顯責。如聞京尚懷偃蹇。不體恩私。慢
君命而弗處。巧祠宮而自若。肆行忿伎。愚弄朝廷。如此可容。孰不可
忍。伏望聖慈。檢會臣寮前後章疏。付外。重行黜責。以副朝望。
次升又上疏曰。臣恭惟祐宗皇帝仁民愛物。出於天性。紹聖以來。垂
拱仰成。責任宰執。是時降授中大夫行少府監分司南京蔡京備位
政府。陰肆姦謀。造朝奏對。專務殘忍。殺害巧計。既行凶熾。日熾竊弄
賞罰。私報恩讐。人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張。寘之顯要。有議其
妻父之短者。指為誹謗宗廟。置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即

是門下之姦吏。更唱迭和。相倚為重。造作事端。屢成寬獄。看詳理訴。編類章疏。洗垢索瑕。中傷事類。或輕或重。皆出已意。或投之遠方。或陷之深僻。毒流天下。實不忍聞。其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啓之時。人目之為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陛下入承天統。判別忠邪。灼見姦凶。率先棄逐。近雖責降。未厭人心。咸謂卞之過惡。實與惇等。置散授羣。以為寬典。今猶分務。仍居善地。何以懲姦。伏望聖慈。重行寬責。以謝天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一

去邪

宋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論國是。劄子曰。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至於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乃孫叔敖之所以告楚莊王者也。此雖霸者之事。而後之君子。亦有取焉。為其能以一是而折衆非也。若夫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以不合其取捨者為非。此孫叔敖之所不取。而楚莊王之所不用也。彼一國之事。猶去其取捨之私。然後為是。况天下之事。而可以私意為是乎。臣復覩初八日章惇麻制曰。參陪國是之論。此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之詞也。京與章惇初無異意。自蔡卞為執政。而京有觖望。於是與惇睽矣。自林希為執政。而京始大怨。於是與惇絕矣。睽絕之後。京豈以惇之所行向

是乎。今於麻制之文特申國是之說。京之設辭。豈特為存而已哉。夫國是一定不可改也。既改其事。又謂之是。傳之天下。人必惑矣。昔者瑤華之事。京為廢詔。今則廢者復矣。京前日之所為。猶自以為是乎。究治之事。京親為奏劄。請滅劉摯等家族。今則摯等皆復其官矣。京前日之所為。猶自以為是乎。言官常安民。董敦逸。陳次升。孫誥。郭浩。皆京之所為。猶自以為是乎。神考有為之。絕前古。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京與弟卞。諂頌王氏。過於先烈。知有安石。不知有神考。纂修日錄。如嗣考事。今陛下親批言章。付于三省。雖未行遣。而卞之用意。陛下已知其非矣。京前日之所為。猶自以為是乎。假託制書之言。含藏自便之計。以已好惡。達于天下。巍巍乎蔡氏之門。國是之所從出也。敢有以為非者。則禍必及矣。此京所以申明國是之本意也。今朝廷大略

遷就以為一京之地。而京又因朝廷制命。託辭寓意。以罔惑上下。臣在言職。安敢心知其事而口不言乎。伏望陛下以臣此言察京之行事。併示威讜。以警天下。

伯雨又言蔡京劄子曰。臣聞事有大小。言有先後。事之大者。言之所當先也。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久在朝廷。為害甚大。今所當言無先於此。紹聖之初。常安民為御史。京為安民所擊。得罪贖銅。因與安民有隙。離間諸許。無所不至。自逐去安民。而朝廷耳目於是蔽矣。去年鄭浩之獄。天下震駭。人皆歸罪於兩傅。孰知其事始於京之去安民也。今朝廷大政。又皆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公議難聞。人不敢言。臣若畏禍。緘默。恐負陛下。今所當言。其有先於此乎。夫國之大事。無過宗廟。可傳萬世。無過信史。今京以矯誣之言。昌凶言之事。妄託先訓。以脅上下。自改裕錄。以實其說。朝廷遽信其說。遂神考于

西宮。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就而為一事之地。必原在聖中。親入文字。請滅劉摯等家族。其言所以不行者。哲宗之大惠也。今哲宗之大惠。不聞于天下。而京復自謂有究治平之力。欲使天下皆謂哲宗有濫誅之意。而京有及物之仁。始則為國生事。以廢程璠。今則歸過先朝。自圖身利。前言既効。今計亦行。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乎。陛下善述神考。欽承哲宗。至德美意。達于天下。而京乃喬誣兩朝。上累聖政。如此一事。未免委曲。遷就以為京地。况其它乎。前日緘口之人。今欲有言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言為戒矣。前日沮隔之士。今欲有望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進為懼矣。以言為戒。則依舊籍默。以進為懼。則甘於沉廢。天下公議。與陛下即心之初。漸不侔矣。京之計策。漸行。人情之向背。漸一。為京之羽翼者。漸張。為陛下之耳目者。漸沮。朝廷之威。自此而漸弱。家諫之意。自

此而漸成。安危治亂。漸可卜矣。臣謂方今之患。無大於此。臣雖不肖。而所言皆得於公議。陛下黜臣不肖之身可也。因廢臣言。則為不可。臣願陛下俯察葛藟之忠。速去腹心之患。獨出睿斷。正東罪惡。以警天下。

伯雨又論蔡京劄子曰。臣聞盡言格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遂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而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微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為。自明已功。京則處難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茂宣仁。以合章惇。惇之勢。傷京為有助。卞之乘。惇京實贊之。當此之時。善官當安民。屢攻其罪。遂與惇卞共怨安民。協力排陷。作為姦黨。而孫諤並致遠陳。以者。當

論京相繼然。遂推宗曉得節浩。不由進。實之言。若無此身。何能
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擯。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皆
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竊惑。凡所施行。得以自恣。
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
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元祐同朝。皆屬相應。事
無異議。罪豈殊科。一出。一留。人所未喻。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
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
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
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
在京則留之。其何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
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更策之功。追貶王堯。京亦自謂元
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劄子。携劄入內。欲斬王堯。京之門人皆謂京於

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杜殺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遂其舊官。則是
以惇之貶珪為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惇有詞矣。珪
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童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
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
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缺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
於是京始大怒。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為國
事乎。為已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絕
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卞不相往來。久矣。我舉國
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况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
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送官馬
告。而京之所以牒閣門者。初以姊行為請。法不許也。遂請朝服。送不
敢以弟卞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不知

陛下嘗得其實矣。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凡弟同朝。是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取用。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志本無適莫。而京所以據位希進。卒不可拔者。蓋以竊忠彥曾布不能為國遠慮。遂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亦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只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竒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希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

仙客宰相材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疎。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凌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實禍於卞。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以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邪。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

特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胷。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連遭。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國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逆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

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今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為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昱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

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亂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伯雨又上奏曰。臣近為言事不根。請授監揚州糧料院。受告方得數日。便蒙改差。知無為軍。聞命皇威。唯知感涕。臣聞聖人之過也。如日

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朝廷以一時之怒。黜忠諫之臣。此如日月之食也。今茲改命。可見聖人之心矣。天下有識之人。誰不歎仰。豈獨賤臣一身之私幸乎。臣雖上感聖恩。而未敢便受新命者。誠有說也。明道中。仁祖欲率群臣為皇太后上壽。范仲淹諫曰。人生無北面之禮。明肅大怒。而仲淹得罪。元祐中。蔡確之變。范純仁以為不可。宣仁大怒。而純仁得罪。此二臣者。以黜可逐。而尊主不貳之心。不可以威勢奪也。方劉氏甚危之日。極力救護。却是仲淹。是以宣仁晚年翻然遠慮。復思純仁。知忠言之有益於國家也。大抵忠臣之心。唯欲保全國體。為千萬年久長之慮。豈忍使天下議論及於慈闈。今宗良等內外交通。迹狀甚明。蔡京交結之迹。天下之所共知也。京作向緯墓誌曰。吾平生與士大夫游。無如承旨蔡公。與我厚者。京為從官。而與外戚相厚。書于碑刻。以自矜夸。如此之類。非止一事。而

己。又京與弟卞久在朝廷。同惡相濟。卞則出矣。京則牢不可拔。自謂執政可以決取。人皆謂京因慈雲寺事得裴彥臣交結之助。外議詢詢眾所知也。又京作向宗良府詞云。元豐末命。嘗有嘉言。嘉言若出於宗良。則大謗必歸於宣仁矣。京亦自謂曾帶開封府劄子。携劄入內。欲斬王珪。以沮宣仁懷異之謀。京以禁中疑似之傳書于制命。揚于天庭。自謂與宗良皆社稷之功。而使宣仁負無窮之謗。京之諂事外戚。不畏上天。一至於此。豈唯有害於朝廷。實亦無益於外家。臣盡忠於陛下。盡忠於皇太后。所以言也。皇太后聖德大功。冠絕今古。陛下承顏養志。方以大舜武王為法。入修家人之禮。則恭順無闕。出治朝廷之事。則威柄不分。大舜武王之孝。何以加於此乎。京所謂孝。則不然。但欲陛下授柄於外家而已。此蔡氏之利。非宗社之福也。陛下以聖德嗣位。春秋方富。如漢文帝宣帝即位之年矣。盡孝於東朝。勵精於

政事。獨操大柄。足以有為。而京之所以脅持陛下者。原其用意。謂陛下未可以獨為也。哲宗躬彔之初。聖意本無適莫。卑尊雖挾功自恣。然其初猶有兼取元祐之意。自京卞首發邪論。盜攘國柄。凡有所請。必以繼述為說。稍違其意。則欲以不孝不忠之名加于上下。假朝廷之誅。冀示私門之好惡。輕君誤國。首尾八年。至于今日。扭於故態。又以此意脅持陛下。傳會繼述之論。假託報功之說。密持離間之謀。伺察陛下。包藏禍心。若有所待。京之出言用意。諒無逃陛下之聖察也。且陛下述神考之聖德。報太母之大功。豈獨陛下之私心。是亦臣子之所願。合臣子之所願。蓋四海之歡心。然後陛下有慶兆民賴之。天子之孝。孰大於此。今京所願。非兆民之所同願也。陛下一違京意。則京必以不孝之名責陛下矣。陛下徇一京脅持之私名。而不畏天下至公之大義。豈異天下至公之大義。當流竄蔡京以安國家而已。臣前日之言。不負天。不負宗廟。不

負陛下。不負皇太后。果蒙陛下移臣差遣。若非皇太后察臣之志。陛下必不欲如此指揮也。然而京在朝廷。則國家未安。臣雖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者。其統如是。臣露章所言。不甚子細。復以此章干瀆聖聽。所以盡倦倦之誠也。皇太后以無我之慮。至明之照。既已察臣之忠矣。臣今日之言。必是亦蒙照察。今雖未察。終無不察之理。臣雖遠去朝廷。仰願慈氏。縱未牽復。於臣無損。臣所望者。當以流寬秦京為急。不當以移臣差遣為先也。蓋恐京在朝廷。則煩言日進。則聖慮日勞。朝廷雖嚴示威刑。而天下公議終不可迴。蓋公議若必以威勢奪之。則人心離矣。人心既離。則主勢孤弱。主勢孤弱。則外凌內侮。何所不至。非所以奉宗廟而慰安眾朝也。然則秦京之所謂孝者。果天子之孝乎。願陛下勿愛一京。而深為國家之慮也。臣愚不勝倦倦愛君憂國之心。惟陛下裁教幸甚。

伯雨又上奏曰。臣孤遠不肖。誤蒙拔擢。竊謂陛下既開言路。以防壅蔽。臣職在獻替。義當如何。乃不能慎默。輒言不根之言。陛下原其用心。止為憂國。雖行貶黜。尋復改命。臣螻蟻之身。將何以上報聖主涵容之私乎。臣昨者自聞隔對已後。曾將上殿劄子具狀繳進。為言京在紹聖中。親寫奏劄。乞誅滅劉摯等家族。賴哲宗仁聖。不行其請。今京自謂有究治平反之功。欲歸過於哲宗。又言京自謂當元豐末。命帶開封府劄子。勢劔入內。欲斬王珪。以沮宣仁懷異之謀。京自言已有社稷之功。而使宣仁大謗。終未辨明。又言京因不得為執政。與章惇睽絕。今乃欺陛下與惇睽絕者。為國事也。又言京為弟卞執政。無狀。自來不相往來。以欺陛下。又言京欲獨擅史局。妄有奏請。以致哲宗實錄不差。正官修撰。輕一朝大典。違祖宗故事。又言京所薦引得美官在要路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多有才智藝能之士。若京在朝

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為朝廷之用。然則廣收人才。消合朋黨。唯在去京而已。又言京闕。通交結。其勢益窄。廣布腹心。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臣上件劄子所言。在既責揚州。糧料院以後。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是臣事發更為其罪益大。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桀驁自肆。無所畏懼。而臣章屢上。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為信矣。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為初政之累。莫大於此。且京久在朝廷。專以輕君罔上。為能以植黨任姦為術。挾繼述之說。為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孝不忠之名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行。士論憂怨。今京不出。必為心腹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一身遷貶危辱。何足

道哉。

伯雨又論蔡卞疏曰。臣竊謂朝廷之事。當行者不可猶豫。未行者不可漏泄。當行而猶豫。謂之不斷。未行而漏泄。謂之不密。意外不測之變。常生於此。古人既往之事。可考而知也。陛下改用大臣。明示好惡。前日之所謂國是者。陛下既察其非矣。章惇以杜稷自任。蔡卞以經義教之。當此之時。共憂國事。必不以二聖之所行為是也。彼皆以王安石自比。固宜以進退為心。卞則安坐而不動。惇則備禮而求去。其於上聖之所行。能無正救之心乎。皇太后不宰之功。發於至慈。陛下無已之振。方在舜心。天佑命之。俾我元嗣。慈孝之治。實冠前古。我家之慶。不求而至。此內外之所以歡欣。而和氣之所以充溢也。然而天道難諶。事當儆戒。卞等立其私說。變禮名實。為國政之害者。其大有三。一則以繼述神考為名。違其說者。謂之不孝。而實有負誣之心。二則

以厚於先帝為名。違其說者謂之至薄。而實有輕欺之意。三則假經義之糟粕。竊安石之緒餘。依語而行。蔽惑上下。違其說者謂之非聖人。加人以至惡之名。陷人以難名之罪。謀發於蔡卞之心。事成於章惇之手。脅持上下。果斷必行。此二人者。外示睽間。而心手相資。無事則相忘。有急則相應。自然必致之理也。臣十四日密章所論。深思熟慮。然後敢發。在陛下斷之而已。猶豫不決。理必生事。又況今日所行之命。已有可密而不密者矣。機既不密。又不時斷。執中無權。必有後悔。所以念難謹之道。而儆無虞之時者。其可忽乎。願陛下上稟慈闈。熟識而速斷之也。臣愚不勝惓惓愛君之心。

伯雨又論蔡卞疏曰。臣近具劄子言尚書左丞蔡卞持不合之意。處宜去之時。遲徊顧慮。復何所待。願以臣章示卞。使卞自為去就。未蒙施行。續具奏狀言先帝嗣位之初。事有更改。大臣之預議論者。卞皆

突其阿隨。疾其姦罔。至于太學之士。嘗習詩賦者。卞皆薄之。目為元祐進士。為其徇時而改所習也。今陛下繼志述事。光續前烈。好平惡偏。棄彼取此。凡卞之所謂是者。浸已更改。卞亦幡然而從。不復固執。此與元祐阿隨之臣。殆無以異。躬不自厚。用違其言。動靜失時。因累國體。臣之所論安可已乎。乞并臣前章皆以示卞。未蒙施行。續又具劄子言卞以安石自任。俯視儕輩。朝廷誅賞。繫其愛憎。人材廢興。唯所取捨。矜其執守。堅若金石。時異事變。則隨而不執。然據高位。恬不知動。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件劄子奏狀。允臣所請。皆以付卞。使卞自為去就。未蒙施行。續又具奏狀言臣恭惟哲宗皇帝念神考有為之艱。懲元祐紛更之速。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七年之間。專用一相。虛心注意。可謂至矣。誤朝迷國。罪在臣下。而議論之人。推考往事。不知先帝聖意。所起詢詢之言。或干陵廟。愛君之古。追痛不已。憤疾

章惇欲正其罪。臣謂惇之為宰相。既專且久。怨怒所叢。欲責固大。此天下之所共喻也。然而惇迹易明。卞心難見。用春秋責意之法。則難見之罪。安所逃乎。蓋自紹聖以來。卞以經術自任。以安石自比。託繼述於詔令。尚好惡於刑賞。痛斥流俗。則至於誅絕言路。深嫉元祐。則至於讐毀宣仁。體之大者。唯此二事。末流之禍。不可勝言。凡惇之所行。其謀皆發於卞。立為成說。脅持上下。自謂出於安石。孰敢不信。名曰國是。孰敢不從。惇雖強梁。在其術內。奉行其說。唯恐不及。見責而不知受。紹而不悔。勢窮力極。而尚未改也。昔者王安石嘗謂神考曰。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神考用其說者。所以收天下之權也。自熙寧之末。安石去位。神考操馭臣之柄。不問彼此。用人惟己。立賢無方。熙寧流俗。稍復收台。當此之時。四海之士皆洗心而自新。願受知於君父。是以天下之權常在神考。然

則流俗之所以為流俗者。神考既赦其性愆而不復罪矣。卞亦何心追怨不已。違神考日新之緒。膠熙寧趣變之迹。守此意者。謂之守正。立此說者。謂之特立。非其類者。指為邦朋。議其失者。指為邦誣。於是用其所謂守正特立之。去其所謂邦朋邦誣之人。合乎此者。我所謂是。不合乎此者。我所謂非。總其所謂是名之曰國是。總其所謂非名之曰流俗。是以天下之士。以流俗見惡者。十有六七。既惡其人。因廢其言。持平者謂之兩可。獻忠者謂之誹謗。遂使天下之士。箝口結舌。朝廷之所見聞者。不過三數人耳。人人畏禍。誰復敢語。自去年鄒浩既貶。御文所劾。巧於詭旨之外。文致深罪。近自侍臣。遠及寒士。流離竄斥。朝野震傷。以言為諱。至於如是。安惇之罪。人所切齒。然而見微之士。尋考根源。則痛斥流俗。本出於卞。及其末流。勢自如此。然則鄒浩之貶。有自來矣。故春秋責意之法。不可以不明也。宣仁聖烈皇

后有大功德于天下。哲報之心。豈有極乎。然以之見與。章疏密補之言。抑亦不得伸。意或忠盡刈草而去其根焉。則宣雖在惇等。然而見微之流。勢自如此。然則瑤華明也。卞以經術自任。以實出其心。公議沸騰。罪臣務在體貌。卞於進退之前章。姑請示卞。欲以臣淺陋所能窺測。然臣

皇帝嘗語近臣曰。宣仁婦人之亮舜也。崇職之臣。不加將順。恨姦黨之得用。憤流俗之降於外。理訴自私之語。深摘其過。設負寬心。坐重譴。凡元祐之所行。必掃蕩而後已。如仁所厚。如瑤華者。安得而不廢乎。奉行其事。吾等考根源。則深嫉元祐。本出於卞。及其末之廢。有自來矣。故春秋責意之法。不可以不女石自比。而誤朝迷國。乃至如此。禍根罪首。不可掩。陛下以天地之度。無所不容。優假大禮。當如何。而乃用違其言。恬不知動。是以臣觀其去就。屢瀆天聽。未賜允從。聖德寬大。非之職事。義不可已。乞以臣童叟付三省。未蒙

施行。臣竊惟痛斥流俗。而至於誅絕言路。深嫉元祐。而至於讐毀宣仁。卞唱此說。立為國是。脅持上下。遂天違人。致使海內有詢詢之言。我家有難處之事。若謂所行皆當。亦宜固守不移。今復安位。隨而不執。大臣如此。尚可與之謀國事乎。臣職在諫省。忝司耳目。凡今日之所極論。皆曩時之所親見。為國寒心。非一日也。雖聖德寬大。容貸如天。而渠魁脅從。亦當區辨。豈可並恕而俱釋乎。伏望聖慈。採恤公議。速示威斷。以警列位。

伯雨再言。蔡卞狀曰。臣嘗謂紹聖大臣。負誣神考。輕欺先帝。皆託於繼述之說。而唱此說者。尚書左丞蔡卞也。傳會經義。變亂名實。以繼述神考為名。以慕紹安石為主。謂熙寧所棄之士。皆是流俗。謂神考不能知人。後復收用。致使老姦之類。共成元祐之惡。故於元祐之事。如刈草然。然鋤其根。然後王氏之志得盡行矣。此其所以立說之本。

意也。計畫安排自有次第。不動聲色。而其事皆行。則以章惇愚闇在其術內而不知故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負誣輕欺之迹。皆可見矣。卞當元豐之時。與王震之徒。皆自小官驟見超擢。被遇之恩。可謂厚矣。所以報神考者。宜如何哉。元祐之初。國政大改。卞於此時身為侍從。若使不忘神考。亦當畧吐一言。坐視紛更。曾無獻替。周旋數郡。安佚八年。至先帝躬攬之初。乃政事必重之日。復裕陵之大美。合天下之至公。千載難逢之會。在此時也。卞乃乘時射利。先植其私。薄神考而厚安石。欺先帝而罔天下。元豐舊臣。有如此者。不謂之負神考乎。臣竊觀神考有為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相與謀國。共進人材。非安石之所與。朝廷不用也。非惠卿之所取。安石不薦也。此兩人者。食息雖異。其心則同。發乎識論。如出一口。及夫事久變生。情移慮改。膠漆之友。化為仇讐。一門之士。分為兩黨。國論為之訇訇。神考

厭其紛紛。安石一退於鍾山。不復收召。惠卿宣力于外郡。絕迹廟堂。二人一例見疎。兩黨未嘗偏棄。威福既歸於公上。名器不假於私門。當此之時。四海之士。無彼無此。孰親孰疎。皆洗心而自新。願受知於君父。卞之初進。適在此時。神考自擢而試之。非必私厚於安石。以何琬之事觀之。安石有過。尚不假借。卞若有罪。豈以安石之婿而不敢治乎。神考之所以服天下者。公平如此。後嗣之所當述也。卞欲自媒其身。敢為欺蔽。安石際會遭逢之美。挾之而備論。神考抑揚始終之意。掩之而不言。惠卿之所以負安石者。講之詳矣。神考之所以沮安石者。嘗論之乎。孔子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蓋雖聖人不免有過。雖小人未必無善。不以愛憎之私而變善惡之公者。孔子之心也。神考之與孔子。豈異哉。而卞之自立愛憎。誑惑士類。其所愛也。雖惡必取。其所憎也。雖善必棄。愛憎陰藉於安石。取舍顯達於神考。而其

所以罔先帝而下欺天下者。皆以為神考之心也。不謂之誣神考乎。且神考之志。欲遠繼三代。神考之事。欲永利生民。十九年之間。念念緝熙。日日變通。至于元豐之末。而天下之事。異於熙寧者多矣。雖當時奉法之臣。時有誤謬。而聖人揀弊之意。本欲日新。先帝繼述之初。但以寬平為務。不為不道。力沮聖謨。用安石過時之說。改神考日新之緒。凡神考之所以膏潤斯民者。皆以為安石之澤也。神考之所以作新多士者。皆以為安石之教也。立私門之所好。以為國是。奪宗廟之大美。以歸私史。其意以謂。深得安石之道者。唯我一人。可以為先帝不召之臣者。亦莫如我。同我者是。異我者非。其所是也。謂之國是。其所非也。謂之流俗。所陳於先帝之前者。其道如此。不敬其君。可謂甚矣。不謂之輕先帝乎。神考有言曰。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故能剛健篤實。克禪日新。大哉聖考之訓。後嗣之所宜法也。蓋古之聖賢。

非止一人。前言往行。貴乎多識。豈當獨識一安石而已乎。自紹聖以來。王氏之好惡。達于天下。公家之名器。用於私門。以臣改君。下變上守。託繼述於詔令。嫁怨怒於同列。以平論為兩可。以稽古為俗學。以直詞為誹謗。以深計為妖言。作於其心。害我國政。自謂經義之大旨。他人莫曉。日錄之本意。唯我獨知。而所以告乎先帝者。以為繼述之道。不得不然。不謂之欺先帝乎。凡此四者。其事皆託於繼述。其說皆唱於蔡卞。上動天變。下失人心。恭惟陛下繼神考之志。述哲宗之事。奉先追遠。不敢少懈。而大臣之中。有誣輕欺有如卞者。赦而不殆。不足為寬。伏望議正典刑。以厭公議。

伯雨又言曰。臣近聞王安石家乞納所賜第宅。或云是安石妻吳氏之請。或云是蔡卞之請。得於傳聞。未知孰是。以事驗之。皆蔡卞之謀也。頃者賜第之時。人已竊議非朝廷之所當與也。非王氏之所當受。

也。又王珪故第亦蔡卞之所當惡也。卞於受賜之初見得忘義。既享其利。又何辭焉。無乃去位不平。而有怨懟之心乎。昔熙寧春王安石辭位。御史中丞鄧綰上章乞留安石。其說有三。一曰請賜第。二曰擢其婿蔡卞經筵。三曰除其子滂館職。以謂行此三事。則安石必留矣。神考曰。有是我。安石之意。卿何以知之。綰曰。安石門人爲臣言。神考曰。門人謂誰。綰初不言其姓名。神考再三詰之。綰乃以實告曰。練亨甫。明日兩府奏事退。神考留宰相吳充具言其事。且謂充曰。只非卿意。使安石知之。充見安石如上旨。安石大感。即上奏其略曰。伏聞御史中丞鄧綰爲臣求賜第。及爲臣子滂及臣婿蔡卞營差除事。若審如此。則是臣臥病於家。而使綰爲臣遊說也。神考批其奏曰。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可落御史中丞。差知魏州。練亨甫。嚴爲漳州軍事判官。聖訓如此。天下傳誦。綰聖中。卞爲執政。先

除滂祕書省正字。然後以王珪故第賜安石之家。綰所請三事。無不行者。卞之私意。可謂得矣。然而臣謂非朝廷之所當與者。以神宗無欲與之意也。非王氏之所當受者。以安石無敢受之心也。又况王珪故第。本以罪奪。奪彼與此。皆出於卞。雍熙中。盧多遜既貶崖州。樞密副使柴禹錫爲宋琪請多遜故第。太宗曰。多遜犯罪籍沒。琪爲宰相。曾不避惡。豈大臣之體乎。於是太宗雖以宅賜宋琪。而薄此兩人。同時黜罷。先帝以王珪之故第。賜卞妻家。與而不吝。得太宗之心矣。卞亦何顏。無所避惡。况在先朝。則安享無故之利。至于今日。則又無故而辭。既受。忽辭。不爲無意。願下臣章三省。併議典刑。庶使輕君自恣之臣。知所懲艾。

伯雨又言曰。臣近者五具奏狀。劄子爲言。蔡卞事。皆未蒙施行。按卞迷國不道。以私滅公。知有王安石。不知有神考。陰謀密計。迹不可見。

而國家大患皆生於下。神考在位十九年，允濶澤生民之事，下皆標為安石之美，其理乖倒，不可以訓示天下。然而所行之事，皆以繼述神考為名，故天下之人無敢議者。且如元祐童疏，皆是當日臣僚納忠之言，下以私意諷諭，請降于外，取捨簡擇，專任己見，以言為罪，公然行遣，以戒天下敢言之士，遂使進言之人，所入文字，惟乞留中，不敢深說，此豈一朝一夕之患乎？初元雖得罪之人，元祐許其理訴，所以通寬抑而盡下情也。進狀之人，各求辨雪，既是詞訟之釐，語豈有先王之法言，下以私意諷諭，字字點檢，一語不當，便加黜罰，非獨杜絕游寬之士，亦以羅織無罪之人。下雖快意於一時，而深為朝廷之後患。然其立說，以謂童疏之言，譏毀神考，理訴之事，形迹先朝，必須如此施行，方名繼述之義，既以此說脅持上下，於是人皆杜口而恣其所行，左應右防，不犯其手。故臣前章以謂悼述易明，下心難見，堯舜黜幽之典，必黜難見之罪。春秋誅意之法，必罪造意之人。陛下聖學高明，洞照今古，堯舜之所不赦，春秋之所必罪者，亦聖時之所宜行也。且下之自比安石，似是而非，欺惑上下，人所切齒。故臣之前章先論其所以似是而非者，然後因流俗元祐之說，以明其罪。蓋教其末流，不若先塞其源，剪其枝葉，不若先鋤其根。下之所以自托於安石者，蠹國害政之朴法也。臣安敢舍此而論其末乎？伏望檢會前章，皆付三省，特降指揮施行。

徽宗即政，納用黨論，伯雨首擊童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實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此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此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

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

伯雨又論章惇劄子曰。臣聞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非特君子保身之義。是亦人臣事君之禮。義所以明。禮所以別。嫌疑見可則行。有嫌則避。此大臣之所當知也。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獨宰政柄。首尾八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叢歸一身。自陛下臨御以來。海內之人。欲甘心於惇者。如蝟毛而起。賴聖度包容。愛惜事體。故惇雖求去。而聖恩不許。臣竊以謂惇之求去是也。陛下之不許非也。先皇帝奄棄天下。海內謳歌歸于有德。皇太后順自然之叙。合天下之公。倚成于天。躬行大策。惇於此時。意語乖倒。陛下以天地之量。置其言於度外。蓋加禮貌。如恕不及。自古人君寬仁大度。未有如陛下今日者也。然而惇處可嫌之地。持不合之意。察其悅譖。無以自容。故先帝之

陵土未復。而惇欲委使事而去也。夫恭陵命使朝廷之大典。送往慎終。臣子之厚意。惇於恭陵。豈不欲致其厚哉。勢不可留。知難而去。考之公議。可許無疑。但令使事不之。則朝廷之大典舉矣。然則惇之去留。國體所繫。臣願陛下速發德音。凡其所請。

伯雨又論章惇疏曰。臣竊以姦邪所為。始終可見。平居無事。則賊害忠良。倉卒遭變。則輕亂名分。蓋輕亂名分之心。素包養於賊害忠良之日。幸時有故。莫不我制。則攘袂向前。殊無顧忌。原情定罪。法當誅戮。謹按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身為上。宰相。自當引天下罔上毒流。搢紳。自哲宗疾勢彌留。中外洵懼。惇為宰相。自當引天下大義。乞立陛下為皇太弟。以繫人心。以安國勢。持危扶顛。輔弼之任。惇懷異意。設不恤此。及至陛下即位。尚敢簾前公肆異議。逆天傷人。輕亂名分。眈眈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驕蹇固位。久不忍去。人言交

攻僅乞外補。雖陛下聖度天覆。置而不問。然名分二字。萬世大法。行道之人。知不可犯。豈容姦凶。輒爾輕亂。陛下安得曲貸。以失典刑哉。臣伏願陛下。早正惇兩觀之誅。或從矜容。乞投海外。以正紀綱。以慰人望。以示萬世姦邪之戒。天下幸甚。

伯雨又論章惇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時至不行。反受其殃。此忠臣之所當行。而明主之所宜慮也。章惇罪惡既大。陛下不復聽信。猶在相位。豈所宜哉。且惇嘗求去。而陛下不許。此固是以彰聖人寬大之德。然而疑則不用。用則勿疑。乃聖主任臣之法。疑而用之。實為不可。陛下之所以未從其請者。不過以先帝山陵在近。不欲以便事改付他人而已。若審如此。所謂執一而廢百也。祖宗故事。山陵命使。必以先朝宰相。是以丁謂既去。則改命馮拯。王珪既死。而蔡確代之。拯之與確。皆是舊相。當時若無舊相。亦須改命他人。

執一守株。非所以權大事也。今自惇之外。先朝舊相未致仕者。更有一人。范純仁是也。雖以姦黨得罪。而天下皆以為賢。雖有目疾。而其心不盲。陛下若舉而相之。可以收天下之心。昔先帝起惇於謫籍之中。欲用純仁。自有此例。若純仁以疾不來。則是去就在純仁者也。擢任輔相。事出獨斷。自唐以來。雖見任宰相。不得預聞。臣以孤外之蹤。遽敢及此者。臣非敢薦純仁也。為陛下思。所以去惇之策。無出於此也。臣請縷縷言之。蓋自紹聖以來。蔡卞造作姦言。假託經義。負誣神考。輕欺先帝。唱為國是。以行其私。凡惇之所行為天下之害者。其謀皆發於下。干紀紊政。其事不一。然原其乖背之始。則不過長論繼述兩字而已。用孟莊子之小孝。違武王之太孝。務以惡名。脅持上下。二聖已察其欺偽。而卞等不悛。持此益固。論夫婦之終始。語兄弟之厚薄。陰謀密計。何所不至。當此之時。陛下若斥逐章惇。而不以宰相為

山陵使。彼必以謂陛下不厚於恭陵矣。然則惇未可以斥逐也。今其請去。則不可不從也。永泰陵使。不可以他人為也。然必先朝宰相為之。然後可也。設使惇未肯永退。則在陛下似亦難處。今惇自請則不過許之而已矣。何所疑哉。然而致命先朝宰相以代山陵使。則捨純仁其誰乎。臣謂陛下若相純仁。則可以慰天下思賢之心。可以示二聖用平之意。可使有罪之人。必無反側。則是一舉而眾美具也。出命之日。永泰使事權付先朝執政。以待純仁之來。若純仁不來。則權付之人。自可行矣。非是不使舊相。蓋由舊相辭免。則次官將命。於理為順。又况純仁目疾。自不妨陛下他日別命宜相之人也。臣愚不避小嫌。竭忠盡慮。若蒙省察。速使惇去左右。則忘身徇國之人。始敢安枕而臥矣。時不可失。機不可玩。願陛下深念而決行之也。天下之故反覆無常。當以人事輔成天意。古人既往之迹。可證可驗。非臣筆端所可具述。臣不勝拳拳愛君之心。惟陛下赦其僭易。采其詞言。斷而行之。天下幸甚。

貼黃。臣十一日劄子云。祔廟以前。且當明辨邪正。躬攬以後。乃可大明黜陟。誠恐惇等未去之時。機事不密。為害不細。伏望陛下用臣前章。且以職名出惇于外。然後合集眾智共議。典刑。緩而不迫。舉事必當。先朝宰相蘇頌致仕。命為中太一宮使。純仁若以疾不來。則此例似可行也。若得純仁居京。則有事可以訪問。養老乞言。無大於此。何必過示優假。如司空重事之類。使其處此而不安乎。范純仁乃臣妻黨之親。臣雖未識純仁之面。而今日之言。不能無嫌。臣不敢以小嫌而廢公議也。

伯雨又論章惇狀曰。臣聞人臣之功罪。不論則不明。朝廷之處罰。不

未行誅罰者。所以順太母之慈。而成坤德之靜也。今躬攬之初。嘗示
威斷。雷霆之擊。宜自近始。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罪惡顯著。久稽天討。
方哲宗大漸之時。太母定策之際。惇為宰相。首發異議。一語乖倒。壽
合誅殛。陛下以天地之量。置其言於度外。勉加優禮。如待功臣。容德
之大。古無有也。按惇獨宰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
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己功。則至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天開邊隙。
陝西之民愁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忘祖宗積
累之艱。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為當爾。謂天之譴戒為偶然。
斥公論為流俗。以獻忠為誹謗。殺張天悅之徒。以箝眾口。廣鄒浩之
獄。以絕言路。天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廷不虞之變。章未
發耳。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密討。發
於蔡卞。而方行累劄。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意之法。則罪卞可也。任伏

危持顛之責。則非惇而誰。然則卞為謀主。惇乃罪魁。賊厥渠魁。理不
可赦。今惇仰恃容寬。謀脫身禍。自謂前日之事。皆稟命於哲宗。職當
奉行。非惇罪也。嗚呼。罪不在惇。其在誰乎。忍為此言。重可傷歎。孔子
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前日之事。獻可者否。假有不信。忠
臣之義。猶當歸過於己。又况哲宗本意。不為己甚。故惇之所謀。多不
見從。臣請以二事驗之。可以考其餘矣。乃者宣訓之說。究治之事。喧
播中外。上千宣仁。高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說者。以哲
宗本意。不為己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議誅滅。及其流竄。尚欲勦除。然
而臣下之意。竟不得行。梅嶺以南。猶有全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意
不為己甚。故也。今事出哲宗者。則託於密贊。而掠為己功。己之所行。
則託於稟命。而歸之先烈。所可痛心。孰大於是。漢之臣。衛事成帝。為
丞相。不顯用事。不能正救。乃於成帝既沒之後。論顯不忠之罪。揚著

成帝之失。王尊劾衛以為早君尊臣非所宜言。天下後世以尊為是。又哀帝之初。臣下謗議多及成帝。獨議即耿育以謂事不當時。固象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高事已訖。乃追探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今惇於往事。每有臣衛歸過之心。而獻言之人。未聞耿育深痛之議。其何以稱陛下欽承繼述之意乎。臣每因奏事。屢奉德音。陛下語及哲宗。則聖顏慘動。感戚之意。形于梳童。篤於天倫。實出聖性。厚天下之俗。正賴乎此。然而惇猶充倖。威斷未行。故靡薄之風。尚未消沮。而仁厚之化。所以未孚于天下也。宗廟之輕重。主威之強弱。皆繫陛下。所以處惇者如何而已。安危之機。不可不慮。且陛下初去蔡卞。為其薄神考也。次責邢恕。為其累宣仁也。惇資哲宗。其惡尤大。今若正此之罪。則君道永正。母道永尊。而繼述之美。永無愆矣。伏望陛下躬覽之初。先正惇罪。雖

用祖宗之意。不殺大臣。而流竄之刑。亦有近例。惟速示威。斷以協公議。天下幸甚。

伯雨又論章惇疏曰。臣聞國體無安。不宜輕動。公論可畏。在所當恤。今章惇求去。而陛下不許。豈非以先帝山陵未畢。先朝宰相。不可遽罷。所以卹公議。而戒輕動耶。聖慮如此。真得堯舜之用心矣。然而惇自求去。非我先動。考之公論。必無間言。若徇區區之小嫌。而玩機不密。臣恐執中無權。而後必悔也。且王珪子孫。既許叙復。則元豐定策之事。那忍鑿空之言。所干連者。豈特一人而已哉。且前年彗星之變。過九月三日。而後沒者。天之無象。豈無意乎。宣仁功德甚大。自三代以後。無有倫比。而用事之臣。讐毀侵陵。無所不至。乃以優贈厚賞。追報遺祿。彼遺祿小言。何益於國。念小忘大。理實乖倒。宣仁之功德。未明。則人心不順。天怒不息。王珪一門之寬。何足道哉。臣恐鑿空於誕

之後。隱心日慮。用奇救過。為國生事。方且憂之。又聞何大正被嘗而
外。議詢詢皆有瑤華復位之言。臣實過慮。方寢方食。未嘗頃刻而忘
此也。夫下之從上。不從其令。而從其風旨。是以宣帝先求改創。而人
知許后之得立。高祖先封雍齒。而能使仇怨皆喜。古之明君。凡作一
事。先示一意。意行而天下安之。然後出令。若命令未出。而所示之意
先使人疑。臣以為過矣。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臣謂今日補過之術。
莫若早去蔡卞。而速遂章惇之請。無使玩機而起悔。養姦而生事也。
且二人雖留。陛下既已疑而外之矣。豈有疑外大臣。而可以為朝廷
之體乎。唐德宗時。陸贄趙璟皆為宰相。德宗使人謂陸贄曰。重要之
事。勿對趙璟。陳論。嘗密封手疏以聞。陸贄不以為然。上疏諫曰。是於
心膂之內。而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解免以濟。恐乘無私之德。且傷
不吝之明。蓋堯舜之治。左右大臣。郡俞吁咈。無不夙同。祖宗任人。以

此為法。疑則不用。用則不疑。是以上意不偏。下不為黨。我太宗之議
靈州也。張洎請別為一疏。陳利害。而呂端執奏以為不可。蓋德宗之
所以語陸贄者。有形迹之拘。而呂端之所以告太宗者。則僉同之義
也。蓋謀及腹心。則貴於當密。而股肱之運。則不可偏舉。今陛下改用
大臣。而使與惇等共評國事。一信一疑。能無彼此厚薄之間乎。是則
去邪不果。反累國體。所全者小。所傷者大。寧若可去者。使之速去。華
其乘爭之風。可用者信。而後用。乃有僉同之望矣。如此。則事無兩可
下。必同心。又陛下即政之初。人有向背。聖意之所欲行。大臣莫肯不
應。不免從中批出。庶可不敢異同。此足以濟一時之權。亦可為永久
之法。臣願陛下速示睿斷。早去惇卞。然後慎擇可信之人。共講日新
之政。勿求近效。示乃遠猷。不過數年。天下治矣。伏望上衷慈闈。其
嘗否。臣愚妄論事。幾惟陛下裁赦幸甚。

伯雨又論章惇蔡卞疏曰。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賜
惇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懼哲宗以不利之實。激哲宗使怒。或哲宗使
疑。誘毀宣仁聖烈保祐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廢歸
過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讒說幾危神器。自古姦臣為害無甚於
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人乞斬惇卞。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
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
件如後。

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蔡卞嘗求
乳婢。諫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
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覓。安世乃止。
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為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為
無人。

一。自紹聖已來。竄逐臣僚。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
先於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今劄
子見存。

一。紹聖三年。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
法官共議。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獄。只
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必未廢元
祐皇后。

一。編排元祐中臣寮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蔡序辰自編排。惇不
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

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詆
譏。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別之罪。哲
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

一。蹇序辰乃下死黨。首建者詳理訴之議。安惇助之。章惇違疑未許。卡即以死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稜滔天。惇雖凶狠。每為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其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流嶼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卡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卡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西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惡。伏乞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俟正惇。卡典刑之日。乞陛下

差人於朝堂道路間來聽。若人人不相慶。臣甘伏罔上之罪。伯雨又論郝隨特許復官狀曰。臣伏見進奏院報郝隨特許復官。中外聞之。莫不駭歎。竊以虧哲宗盛德。起哲宗侈心者。隨也。月臺玉虛之作。窮奢極侈。殫工盡巧。以糞土用邦財。以冠讐用民力。不經有司。擅自支費。因緣為姦。乾沒無限。以至內帑珠金。率意取之。並無歸着。此天下之所知。陛下在潛邸之所目擊也。陛下即位。灼見時事。嚴繕修之役。毀侈靡之觀。天下聞之。莫不鼓舞。方且薄責未正典刑。命有司驅磨支用之費。珠金之數。而有司小人。不能上體陛下恭儉恤物之意。一切觀望。畧不根究。人人聞之。莫不扼腕。今日却遂叙用。是國家帑藏可以私取。朝廷典刑可以人廢。昔仁宗皇帝即位之初。見真宗末年修蓋宮觀。窮極土木。顧謂輔臣曰。當時何人執政。何人監修造。誠可罪也。宰相呂夷簡曰。當時修費。至今帑藏一空。仁宗曰。朕嘗以

此為戒。夫侈靡溺心。古今所患。苟有斯人。誠為國賊。昔太宗時。姜確有巧思。善於營造。魏元成作相。頗斥遠之。恐起侈心。以興工役。則自古君臣所為。及祖宗所行。亦可見其遠慮矣。臣願陛下深思遠慮。屏絕佞人。亦足以使左右近習。不敢以親近竊威權。不敢以非道詭聖意。恭儉之德。自此日新矣。

左司諫陳瓘論章惇罪大責輕。乞行流竄狀曰。臣伏觀初八日制書。章惇落左僕射知越州。臣竊惟惇之大罪多矣。陛下以天地之量。含容假借。累月于此。竟緣奉使亡狀。黜而去之。事干泰陵。則不敢故威。齟如此。可謂是矣。按惇初唱異議。欲搖大策。久稽天討。公論沸騰。臣亦屢以為言。而陛下諭臣曰。惇負哲宗。其罪固多。朕之初政。方以百姓為心。豈欲以已事責人乎。臣仰奉聖訓。退而歎息。知孔子之無我。尼氏之外其身。唯博太聖人。乃能與此。彼漢唐自私之。吾計功論罪。

取快一時。先一身而後天下者。有愧於今日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古之明王。後其身而先天下者。其說蓋本於此。陛下不欲以已事譴惇。而以百姓為重。得孟子之心矣。若非聖學高妙。自臻于此。豈臣下之所敢言乎。然方陛下踐祚之始。四海之安危治亂。在此一時。是乃宗社之所繫。豈獨陛下之已事。天下神器。非私物也。不以已事。豈足以為公乎。然則以道制情。公而不私者。在春用刑而已。開成之責李璠。然聖之貶王珪。古事可考。近例甚明。然一珪所言。猶是文宗素定之意。武宗怒之。遂有昭州之命。王珪所言。非是。簾前親奏之。語言若誣之。猶有萬安之貶。今惇心造其謀。非珪意也。躬奏其語。非珪言也。然則惇罪之大。異乎珪珪。但奪相印。安可已乎。况惇將命不敬。露宿者一夕。為相無狀。誤朝者七年。所以負哲宗者。非一事也。越州之命。指其一事而已。執一廢百。加以私宥。用刑如此。其何

以服天下乎。臣願陛下斷自宸衷。降出臣僚前後章疏。特行流寬。以
嚴公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權又言邢恕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乞原情定罪狀曰。臣伏見龍圖
閣待制新差知荆南府事邢恕。昨者自謂親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
訓事。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于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
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于蔡確。毋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岩叟皆
有姦謀。而摯等家族幾至覆滅。今朝廷赦宥光等。盡復其官。矜恤之
恩。徧及存沒。則是恕前日之所行不為陛下之所信也。按恕嘗以反
覆詭詐得罪先朝。昔若此疏自列之言。今可考也。恕之得罪於公議。
固亦久矣。今寵以華職。特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為允。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原情定罪。以協公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一

程